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 HERMES

刘小枫 ● 主编



[英] 培根 ● 著

## 论古人的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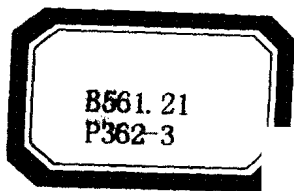
Of the Wisdom of the Ancients

李春长 ● 译

刘小枫 ● 编

1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HERMES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刘小枫◎主编

# 论古人的智慧

## Of the Wisdom of the Ancients

[英] 培根 | 著  
李春长 | 译  
刘小枫 | 编

华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古人的智慧/(英)培根著;刘小枫编. -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6.4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刘小枫主编)

ISBN 7-5080-3971-8

I. 论… II. ①培… ②刘… ③李… III. 培根, F. (1561 ~ 1626) - 哲学思想 - 思想评论 IV. B56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9895 号

## 论古人的智慧

培 根 著

刘小枫 编

李春长 译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圣瑞伦印刷厂

版 次: 2006年4月北京第1版

2006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开

印 张: 7.25

字 数: 200千字

定 价: 19.8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五十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四十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八十年代中期形成振袞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八十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选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疏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九十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选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跟

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尽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於北京

## 编者前言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大文豪培根（1561 - 1626），在我国学界名气也很响亮，也许因为，“知识就是力量（权力）”这样的名言正好可以用来鼓励在现代化进程中迅跑的人们。

虽然培根名气大，国朝学界对培根的悉心阅读（遑论研究）恐怕还谈不上。在人们的印象中，培根是个大哲学家，于是，在哲学系念书或研究近代西方哲学的人才可能去读培根，历史系学世界史的不会去读，尽管培根有史书传世（《亨利第七本纪》、《亨利第八本纪》以及《大不列颠史纲要》等），中文系或外文系学文学史的也不会去读，尽管培根有文学名著传世。倘若你是读文史“专业”的，要提出一篇以培根为题的学位论文大纲，大概很难通得过“开题报告”——培根是哲学家，读培根是哲学系的

事嘛。可是，在哲学系，占主导地位的是从康德到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即便要研究培根，也不会涉及培根写的史书或小说，清查所谓“形而上学史”的事情都还忙不过来。

在培根的时代，哲学家还算不上一类学人，哲学也还没有成为专门学科（这是康德搞哲学启蒙以后的事情）。对培根或者其他类似的古人，我们最好按培根自己的叫法称作“著作家”（培根模仿佛古人，称“古代著作家”，在说到“洞穴假象”时则提到“哲学家”，似乎无论唯理论还是经验论的哲学家所有的都不过是“洞穴知识”。参见《新工具》，卷一，32、62条；还说各派哲学家比起古人来都要“血气薄弱”得多。参见《论说文集》，1）。

这个集子收入了培根的三篇最著名的文学作品（头两篇为首次汉译），从体裁来看，像是寓言性质的作品，其实都可以统称为“小说”。这三篇作品中，《新大西岛》最有名（据说表面看来没写完，其实是模仿柏拉图的《克里提阿》，故意半中拦腰不把故事讲完），1938年已刊行中译本（附于上海商务版的培根《崇学论》之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何新老先生被打成“右派”后，在北京西郊清河农场重译了一个本子（北京商务版1959，这位老先生在当“右派”期间还译过好些其他名著），刊行八千册；到改革开放那年，这个译本4次加印，累计三万册（北京商务版1979）。二十多年来，读《新大西岛》的人恐怕不少，但读明白一点的，只怕不多——笔者从二十世纪的1980年代一直读到二十一世纪，二十多年也没读出什么名堂。为此，笔者只好请教西方学界悉读培根作品有所得的人士，遂有了编这个集子的想法。

笔者在开设“古典拉丁文言课程”时遇到李春长（湛江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中山大学英语系博士生），约请到他翻译，

十分难得，这样说不仅仅因为他的译笔生动、恰切地传达了培根的文采。大家都知道，国朝学界的外语专业如今热衷的是语言学，而非古典文学。教书和念书的知道不少“能指”、“所指”、“解构”、“分延”之类，却没读过几本历代的文学经典（与从前我国大学的外文系完全不同）。译者在这样（据说如此恶劣）的“学术环境”中还会钟情古典文学经典，真的难得。感谢译者的辛勤劳动，使得笔者多年来怀有的一个构想终于实现。

培根的三篇作品按写作年代先后编排，中译依据的是《培根全集》的权威编本（Works of Francis Bacon, 15 vols, collected and edited by James Spedding, Robert Leslie and Douglas Denon Heath, St. clair Shores: Scholar Press, 1976），《论古人的智慧》（*Of the Wisdom of the Ancients*）和《宣告一场圣战》（*Advertisement Touching A Holy War*）见第十三卷（1860 出版），《新大西岛》见第五卷（vol 5，出版于 1862）。《论古人的智慧》是作者用拉丁文写的，后人的英译本不止一个，这里的中译本虽依据 Spedding 全集本，还参考了《培根道德和历史著作集》（*The Moral and Historical Works of Francis Bacon*, edited by Joseph Devey. London: Bohn, 1873）。

佩特森和英尼斯的文章分别解读《论古人的智慧》和《新大西岛》，将这些义疏与培根的原作对照起来看，可以感觉到，倘若学会了读古典文学名著，的确比在形而上学中思辨或在语言学中追究“能指”和“所指”更滋润生命的时光。

刘小枫

2005 年 8 月于中山大学哲学系



# 目 录

|                  |   |
|------------------|---|
| 编者前言 (刘小枫) ..... | 1 |
|------------------|---|

|              |   |
|--------------|---|
| 论古人的智慧 ..... | 1 |
|--------------|---|

|                       |    |
|-----------------------|----|
| 前言 .....              | 4  |
| 一 卡珊德拉或实话实说 .....     | 9  |
| 二 堤丰或造反者 .....        | 11 |
| 三 赛克罗波斯或残酷大臣 .....    | 13 |
| 四 那喀索斯或自恋 .....       | 15 |
| 五 司提克斯或协定 .....       | 17 |
| 六 潘或自然 .....          | 19 |
| 七 珀修斯或战争 .....        | 26 |
| 八 恩底弥翁或受宠爱的人 .....    | 29 |
| 九 巨人的妹妹或谣言 .....      | 30 |
| 十 亚克托安和彭忒乌斯或好奇心 ..... | 31 |
| 十一 俄耳甫斯或哲学 .....      | 33 |
| 十二 卡卢姆或物质的起源 .....    | 36 |
| 十三 普洛透斯或物质 .....      | 39 |

## 2 论古人的智慧

|                                |                                   |            |
|--------------------------------|-----------------------------------|------------|
| 十 四                            | 门农或早熟 .....                       | 41         |
| 十 五                            | 提托努斯或臃肿 .....                     | 42         |
| 十 六                            | 朱诺的求婚者或羞耻 .....                   | 43         |
| 十 七                            | 丘比特或原子 .....                      | 44         |
| 十 八                            | 狄俄墨得斯或宗教狂热 .....                  | 47         |
| 十 九                            | 代达罗斯或技工 .....                     | 49         |
| 二 十                            | 厄尼克托尼俄斯或欺骗 .....                  | 51         |
| 二十一                            | 丢卡利翁与再生 .....                     | 52         |
| 二十二                            | 涅墨西斯或世事无常 .....                   | 53         |
| 二十三                            | 阿克罗斯或战争 .....                     | 56         |
| 二十四                            | 狄俄尼索斯或欲望 .....                    | 57         |
| 二十五                            | 阿塔兰特或利益 .....                     | 60         |
| 二十六                            | 普罗米修斯或人类的状况 .....                 | 62         |
| 二十七                            | 伊卡罗斯的飞行；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br>或中间道路 ..... | 71         |
| 二十八                            | 斯芬克斯或科学 .....                     | 73         |
| 二十九                            | 普罗塞皮娜或精神 .....                    | 76         |
| 三 十                            | 墨提斯或商讨 .....                      | 79         |
| 三十一                            | 塞壬或享乐 .....                       | 80         |
| <b>宣告一场圣战 .....</b>            |                                   | <b>83</b>  |
| <b>新大西岛 .....</b>              |                                   | <b>109</b> |
| <br><b>佩特森 培根的俄耳甫斯神话 .....</b> |                                   | <b>148</b> |
| <br><b>英尼斯 培根的新大西岛 .....</b>   |                                   | <b>173</b> |

## 论古人的智慧

——献给著名的剑桥大学

献给尊敬的英格兰财政大臣兼剑桥大学校长索尔兹伯里伯爵

献给剑桥大学的东西自然也属于校长您，我所有的作品也属于您。问题是，这些属于您的东西是不是配得上您？至于作者在书中的才智，则一钱不值，请原谅我不讨论此事，别的也没有什么会让您感到有失脸面。若尊重时代，古代作品应是顶礼膜拜的对象；若尊重叙述形式，寓言则一直就是各门科学的精华部分积淀而成的弧形；尊重内容则要尊重哲学，它是美化和装点生活及人类灵魂的第二重要因素。据说，当今的哲学已跌入老年，被托付给了年轻人甚至孩子，虽然如此，我仍然认为，在所有东西当中，哲学仅次于宗教，是最重要也最配得上人性的东西。由于您本人的天才和功劳以及国王的睿智和明辨，您在政治上大受欢

## 2 论古人的智慧

迎，但政治学也来自同一个源泉——哲学，并是它的一部分。如果有人认为我的作品平庸，作品达到的效果当然不能由我来说，但我的目标是忽略显而易见陈旧庸俗的东西，为解决生活的困境和揭示科学的奥秘贡献一臂之力。对于平庸的头脑，这些创作将会是平庸的，但是，对于更为深沉的思维，它们可能不会使其搁浅，而是助其继续扬帆前行。我尽力为这部作品贴金是因为要献给您，这样一来，我冒险越过了谦逊美德所定下的界线。但您肯定会明白，这是向您表白我对您的爱戴、尊重和忠心，您也会认为这是在维护您的名誉。既然您肩负着繁多的国家大事，就不再占用您的时间，就此罢笔，祝一切顺利！

我的一腔热血和您的资助让我对您万分感激！

您永远的培根

### 献给母校：著名的剑桥大学

没有哲学，我就会考虑死亡，是您给予了我这些生活的盾牌和慰藉，所以我要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在这一点上，我宣称我本人及我所有的一切都归功于您，因此，我用您的东西回报您也不足为奇，因为自然的运动可能使它返回故里。但我迷惑不解的是，从您那里走出了不可胜数的人，返回的却寥寥无几。本人对自己生活的必经之路一知半解，仍然殷切希望本人的这些作品能让饱学之士的发明创造有所增加，但没有过高的期望。当然，我认为，理论研究一旦进入活跃的生活领域就会获得新的血液和活力，由于有了更多的养分，根基会扎得更深，至少会长得更更为高大繁茂。我想，您本身不清楚自己研究的广度以及研究涉及的诸多事物。但无可厚非的是，一切都要归功于您，都在为您增光添彩，因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然而，您不会指望公务缠身的人会送给您美好的东西；除非有奇迹出现或特权才能让我有一点闲暇，但您也不会指望得到这种奇迹或特权。在我充满荆棘的生活中，这些事情都烟消云散了，但一直还为您保存着本属于您的大部分东西，请把这看作我对您及您的一切的热爱。

爱您的学生：培根

## 前 言

最为幽远的古代一部分保存在典籍中，其余的则尘封于遗忘之中，归于沉寂。后来，诗人的寓言取代了沉寂，接着，书面文字又取代了寓言，流传至今。这样，在尘封的古代与口口相传证据确凿的年代之间隔着一层由寓言编织的面纱，后者占据的中间地带把消亡的东西与残存的事物划分开来。

我想，大多数人会认为我只是在赏玩玩具而已，任意解释诗人的寓言，与诗人创作这些寓言的方式不无二致。的确，若我有心思从事这样的娱乐活动，调节和减轻繁重的研究工作，供自己或读者消遣，那么我可能会乐此不疲。但我的本意不在于此。我深知，寓言的内容具有很强的伸缩性，你可以随意改变它的形状，一丁点技巧和诡辩就可轻而易举地把不属于它的意思强加到它头上，但看起来仍然合情合理。我仍然记得，以前就有这种滥用的先例。很多人竭力歪曲诗人的寓言，只是想让自己的学说或发现获得古代的认可 and 尊重。这并不是现代才有的虚荣行为，也不是个别现象，而是由来已久司空见惯。很久以前，克里西普斯 (Chrysippus)<sup>①</sup> 利用解梦人的方法解释古代的诗人们，把他们说成是廊下派 (Stoics)；更为荒唐的是，关于物体变化的娱乐性故事竟然让炼金术士 (Alchemist) 们发现了炼金实验的蛛丝马迹。对所有这些，以及人们沉迷于寓言时的那种草率，我都做过相当多的研究与思考。尽管如此，我不能改变想法。首先不能让个别寓言的谬误和放纵去损毁所有寓言的荣誉，这确实是具有渎神意

---

<sup>①</sup> 【译按】克里西普斯 (公元前 280—前 207)，廊下派创始人之一。

味的鲁莽之举；既然宗教喜爱面纱和阴影，把它们去掉就几乎中断了神与人之间的所有交流。这个先置之不论，仅就人类智慧而言，我坦然承认，自己毫无疑问同意下面这种观点：在古代诗人大量的寓言背后，一开始就隐匿着某种神秘和寓意。对古代的尊重可能让我有些过分，但事实上，有些寓言连同故事的框架结构以及合乎人物身份的名字让我发现，它们与所指物之间具有紧密而明显的联系与一致性，这不能不让人认为，这种含义是事先安排好的，经过了深思熟虑，并被故意掩盖起来。据说，巨人（Giant）们被镇压后，他们的妹妹谣言女神法玛（Fame）降临了，听到这个故事的人立刻会明白，这是指各个派别的纷纷议论与煽动性的流言蜚语，这些东西在叛乱平定之后总要流传一段时间。谁能对这样显而易见的事情无动于衷、熟视无睹呢？还有，巨人堤丰（Typhon）曾挑断并带走朱庇特（Jupiter）的筋，墨丘利（Mercury）从堤丰那里把筋又偷回来，还给朱庇特。听到这个故事的人马上会意识到，这讲述的是造反取得了成功，剥夺了国王的财富和权力即筋骨，后来通过动听的言辞和通情达理的法令才很快安抚或偷回了臣民的心，恢复了国王的力量。再者，大家都记得，在众神对巨人族的讨伐中，西勒诺斯（Silenus）的驴声起了关键作用，它让巨人们抱头鼠窜。听到这个故事的人都知道，编造这个故事是暗指，叛军像通常那样，被一些捕风捉影的流言和无端的恐惧吓得溃不成军。另外，大家肯定都清楚，人名本身也具有一致性和重要意义。朱庇特的前妻墨提斯（Metis）的名字意思是商讨，堤丰指膨胀；潘（Pan）指宇宙，涅墨西斯（Nemesis）指复仇等等。我们发现，寓言有时会暗含一些零星的历史，有时会有添枝加叶的东西，颠三倒四的年代，与其他寓言的相互借用以及采用新的寓言。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包含此类现象的故事只能是生活在不同时代怀着不同意图的人编造

的，他们有些离现在较近，有些则在遥远的古代，有些在沉思自然哲学，有些则在考虑政治事务，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这些情况。

然而，有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这些寓言隐含着复杂的意思，换句话说，从表层叙述看，一些寓言本身荒诞不经，但可能隐隐约约在提醒人们它的背后还暗含他意。我们认为，创作具有可然性的寓言，其目的可能仅在于模仿历史提供娱乐。然而，听完任何人都不会想到或叙述的故事，我们一定会想，这个故事另有深意。比如，朱庇特和墨提斯之间是什么样的故事呀！朱庇特娶墨提斯为妻，后者一怀孕，就把她吃掉，让自己怀上孩子，结果从脑袋里生出了身着盔甲的帕拉斯（Pallas）。<sup>①</sup>我想，按正常的思维，一定没人做过这种可怕反常的梦。

我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在我看来，这些寓言的广为传颂虽然归功于荷马与赫西俄德等人的讲述，但只有极少寓言是由他们本人创作的。假使这些寓言是他们在那个时代创作的，并通过他们的叙述流传至今，我就不会考虑要从这种源泉中寻找伟大或崇高的东西。仔细研究就会发现，他们讲述的这些寓言不是首次问世的新创作，而是早已为人所接受和相信的故事。几乎与他们同时代的作家曾以不同的方式叙述过这些寓言，因此，很容易看出，所有版本的共同之处来自于古老的传统，相异的部分则是不同作家增加的噱头。我认为噱头使寓言更具价值，它表明，这些寓言既不是新作品，也不属于诗人本人的时代，而是更为美好的时代遗下的圣物和哼出的小调，它们来自于更为古老的民族传统，进入了希腊人的笛子和喇叭。

---

<sup>①</sup> 【译按】帕拉斯，即希腊智慧女神雅典娜，在罗马神话中称米涅瓦（Minerva）。



然而，有人坚持认为，寓言的寓意根本不是创作之初就有的，也不是出于作者的本意，总是先有故事，再有寓意，若是这样，我不会再争辩，随他在自己做出的慎重判断中自得其乐（尽管这种判断单调乏味）。如果值得的话，我会以新的理由用另一种方式攻击他。寓言一直用于两种相互矛盾的目的，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它们一方面掩饰某种意思，另一方面又让它一清二楚地显现出来。为避免争执，我们暂且放弃第一种用法。假设这些寓言没有任何特定目的，只是用于消遣，第二种用法仍然存在。任何能言善辩都不能剥夺这种用法，学识平平之人也会认为它重要、合理、不带任何虚荣，是各门科学基本的、有时是必需的方法：我指的是利用寓言来教学，它能让人更易理解新发现或新发明，因为后者比较陌生和抽象，与大众的看法相去甚远。因此，在古代，人类理性的有些发现和结论（甚至包括在今天看来平淡无奇的发现和结论）在当时让人感到新奇，世界上到处是寓言、难解之谜和比喻，这些形式作为方法不是用于掩饰和隐藏意义，而是让人明白意义。当时，人们的思维尚未开化，静不下心来研究不能诉诸感官的细微区别，实际上，他们也无能为力。正如象形文字先于字母文字，寓言要先于推理。即使在当今，任何人若希望让别人明白关于某课题的新发现，他仍然必须遵循同一种方法，要借助于比喻，否则，会招来敌意或批评。

总之，上古时代的智慧要么伟大要么幸运。创作人若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且创作的目的在于掩饰，那么就伟大；他们若漫无目的，只是无意碰到了某种素材，激发了这些卓越的思想，那么就幸运。我想，自己的辛劳若有助于他们，也将会集中在某一方面：要么揭示古代，要么揭示自然。

我当然知道，这项工作已有人在做，但是，撇开那些拐弯抹角的话，坦白地说，他们的工作虽然伟大而艰辛，却丢掉了研究本身的美感和价值，因为他们没有实际经验，只有一些平庸的知